



瓦

周大新

瓦，這個字是在讀初等小學時就認識了的。老師告訴我們，它是鋪屋頂的建築材料；能防雨水滲透和保溫；是用泥土燒成的。但那個時候，在經歷長久戰亂和連年天災的我的家鄉，能有錢買瓦蓋屋頂的人家並不多，連我們的校舍也不是瓦房。老師需要把我們帶出教室，找到村裏有錢人家的瓦屋，指着屋頂上的灰瓦，讓我們認識實物。

長大後才知道，瓦是在西周前期發明和使用的。最早發現瓦的遺存，是在陝西岐山鳳雛村的西周早期遺址裏。到了秦漢時期，因為有了獨立的製陶業，做瓦的工藝有了明顯進步，瓦的質量有很大提高，所以有了「秦磚漢瓦」的說法。

可能我們發明了瓦的前輩也沒有想到，要讓後輩人住上用瓦蓋屋頂的房子並不容易。

幼年時，記得最清的事是：怕颶風。怕颶風不是怕風的呼嘯，而是怕大風捲走苦在屋頂的麥秸草，使屋頂露天。那個年代，我們村裏住草房的人家大概佔到百分之七十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每當大風來時，大人們總是立刻爬上屋頂，用各種重物壓住房坡上所苦的麥秸草，或用繩子扔過屋脊在前後屋簷綁定，以防麥秸被大風颶走。但這種補救措施並不是每次都能起效，有時大風會瘋了似地撕扯房坡上的麥草，致使屋頂漏空，讓隨後而來的雨點砸破苦泥，直接滴落進屋內。逢了這時，幼小的我就會很恐懼地望着屋頂，在心裏盼着：啥時候家裏也能買起灰瓦，在房頂上鋪上瓦片，全

家人都住上瓦屋呢？

上世紀六十年代上半期，附近村裏有人燒起了磚瓦窯，家裏開始買來了青灰色的瓦片，我們家才算住上了瓦房。尚是少年的我，望着房坡上排列整齊的瓦片，心裏對發明瓦的先輩充滿了感激，也對自家的房子終於用上了瓦而慶幸：再不用擔心大風來了。

住瓦屋的好處，除了不再怕颶風破屋頂之外，就是它隔熱，夏天可以把外邊的熱隔去一部分，冬天可以把室內的熱保留一部分，造成冬暖夏涼的效果。再就是它耐用，瓦屋蓋好後，通常在十幾年間不用再擔心屋子漏雨，不用像住草房子那樣三年兩頭修。

我們這些鄉間少年，在周日不上學的時候，有時會想法找樂子。其中一個找樂的辦法，就是偷偷爬上樹，再爬上去有人家的屋頂，悄悄抽出一人家房坡上的一片瓦，然後跑到田間，把瓦用兩塊磚支在田間乾涸的溝渠裏，將田裏可吃的東西諸如麥粒、玉米、小紅薯找來放在瓦上，在瓦下點上枯草來燒烤，之後將烤得半生不熟的東西吃進肚子裏。弧形的瓦，這時就成了我們尋找開心的鍋。

村裏的一些老奶奶，在他們的孫子孫女不想吃飯肚子不舒服時，會去一些老瓦房的主人家家裏摘下一片瓦，去河裏把瓦洗淨，之後把雞的胃，也就是學名雞內金的東西放在瓦上，再將瓦置放在鍋灶膛裏的悶火之上，直到把雞內金完全烤乾，再研成粉讓病兒喝下。那些病兒在喝下這



些東西之後，病還真的就好了，這也讓我感到驚奇。可能在陳年的瓦上沾有宜於消化的東西。

瓦房住得久了，瓦上會長出一些瓦稜草，學名叫瓦松，也有稱瓦花的。這是一種多肉植物，經常是在幾場春雨之後出現在屋瓦上。小時候聽大人們說，瓦稜草不僅具有觀賞價值，還可以煎水飲用，用來治牙疼和嗓子疼。我們有時趁大人們不注意，會爬到房坡上摘下瓦稜草，用來炫耀自己爬高的本領。

後來當兵到了山東，在一些鄉間的老房子上，在城市裏的一些廠房上，在一些有名的寺院殿頂上，在一些風景名勝區的亭台樓閣上，見到了琉璃瓦、唐青瓷瓦、石棉瓦、水泥彩瓦、鋁質瓦、

合成樹脂瓦和秸稈纖維超強聚脂瓦，才知道人們對瓦的創新一直沒有停下步子。人們在不斷地尋找新的製瓦材料，不斷改進瓦的身形樣貌，不斷改變燒製工藝，從而使瓦的家族不停地增添新成員，顯出一派興旺景象。

再後來，我出國工作和旅遊時，在很多國家都見到了瓦。希臘早在公元七世紀就發明了陶瓦，其耐久性和防水性被鄰近地區的人們所認可，很快傳開，在公元二世紀就已傳到了耶路撒冷。瀝青瓦是北美民居最常用的屋頂材料，這種瓦的性價比高，維護成本低，所以很受人們歡迎。德國常用的屋瓦類型包括陶土瓦和彩石金屬瓦。彩石金屬瓦結合了金屬材料的強度和穩定性與彩石顆粒的自然美感，又輕又宜於安裝，特別適合現代建築的需求。南美國家使用的瓦片類型主要包括陶土瓦、水泥瓦和琉璃瓦等。瓦是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人們普遍使用的一種保護屋頂的建材，各地域的人發明瓦的時間有前有後，但其形狀和用料都差不了太多。瓦在世界各地的存在和使用，再次證明人類的文明發展，是會相互產生影響的，證明各地域人的聰明程度，沒有太大差異。

瓦這種建材的出現，表明人類在面對生活時，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！

瓦這個家族的興旺發達，表明人類的創造力不會窮盡！

乙巳年夏
(作者為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獲得者)

麥收之歌

李光明

圓月給穗尖鍍上銀光
人們的歡笑在雙間流淌
收割機在夜晚哼着曲
把星星裝進鼓脹的糧倉

哦！這一季的南風
吹熟了整個平原的盼望
讓麥浪散發麵包房的馨香
循着麥熟的香味，覓食的鳥飛起

麥稈金黃，邀請人們
走進梵高的金色油畫
幸福的時光裏，有一首頌歌
在這人間大地上，澎湃響起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中國詩歌學會會員)

時代詩行

雲嶺鍋巴香

老少孩

晨光熹微時分，老屋灶台上的陶罐正咕嘟冒著熱氣。王靜華站在灶台前，手腕上的檀木珠串隨着攪動鍋巴的動作輕輕碰撞，蒸騰的水汽裹挾着熟悉的焦香。這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晨曲，也是外公臨終前最常叨念的滋味。

「當年隊伍突圍前夕，你外公把最後半袋糙米都碾成了粉。」89歲的阿婆坐在藤椅上，布滿皺紋的手掌撫過褪色的藍印花布包裹。她總愛把這段故事講給來訪的客人聽，眼角深開的笑紋裏藏着歲月的沉香。那時的雲嶺山腳下，家家戶戶的土灶都燃着擁軍的星火，蒸籠裏蒸出的不是尋常糕點，而是裹着硝煙的軍糧。

2015年深秋，王靜華在整理老宅閣樓時，意外發現了那個褪色的藍布包。霉斑侵蝕的布帛間，銅製軍號鏽跡斑駁，五角星徽章的紅漆早已剝落，唯有軍號上深淺不一的劃痕依然清晰可辨——那是無數次緊急集合時被戰士們摩挲出的印記。壓在底層的信箋泛著黃脆，鋼筆字洩染著水漬：「王家嫂子，今夜有敵襲，煩將鍋巴曬乾分裝……」落款處模糊的「葉」字，讓他指尖微微發顫。

初春的薄霧籠罩着雲嶺茶山，王靜華帶着研發團隊在百年古樹下架起竹匾。晨露未晞時，他總會親自將篩選過的梗米浸入山泉，米粒吸飽水分後變得晶瑩飽滿。「要像當年鄉親們搓草繩那樣揉麵。」他對手下人說這話時，眼神裏跳動着久違的熾熱。蒸籠升起的白霧中，他彷彿看見十五歲的王文漢正蹲在灶台邊，小心翼翼地將最後一把鍋巴塞進司號兵的行囊。

非遺傳承人張師傅捧着試吃的新品連連稱奇：「焦香裏帶着竹林的清氣，這是老灶台才有的靈氣。」王靜華卻總會在深夜走進車間，將剛出鍋的鍋巴掰成碎塊。酥脆的米粒在齒間迸裂的瞬間，他總會想起信箋上那個

未完的句號——那位司號兵最終沒能回到雲嶺，但他留下的五角星和軍號，卻在新時代續寫了新的傳奇。

去年深秋，上海某中學的研學團隊慕名而來。當孩子們捧着印有五角星圖案的鍋巴禮盒驚呼時，王靜華輕輕拂去展櫃玻璃上的灰塵。月光透過天窗灑在軍號上，金屬表面的凹凸紋路忽然變得清晰起來，彷彿能聽見穿越八十載的嘹亮號音。他告訴孩子們：「這鍋巴裏藏着兩種香氣，一種是土地饋贈的稻香，一種是永不熄滅的信仰之香。」

如今走進「雲嶺紅星鍋巴」旗艦店，木製貨架上錯落排列着各種形態的鍋巴：裹着黃山毛峰的茶香鍋巴，夾着宣城蜜棗的果味鍋巴，還有專為兒童設計的卡通造型鍋巴。最醒目的位置始終擺放着那個復原的藍布包，五角星徽章在射燈下流轉着溫潤的光澤。有位老顧客總愛指着展櫃說：「瞧見沒？這就是當年救命的鍋巴變的。」

除夕夜的山村格外寂靜，王靜華獨自守在灶台前。新米在柴火灶上咕嘟作響，他按照古法將米漿攤成薄餅，再用竹耙細細刮勻。火星子辟啪落在柴堆間，恍惚間化作漫天星斗。當第一縷晨光染紅東邊的山坳時，金黃的鍋巴在晨霧中舒展成一片溫暖的海。他小心地將這些鍋巴裝進印着五角星的油紙袋，彷彿在打包整座雲嶺的晨暉。

炊煙裊裊升起時，山路上已有早行的旅人。他們或許不知曉，自己懷裏的這份尋常小吃，正承載着一段關於信仰、關於傳承的厚重故事。而遠在上海的弄堂深處，某個清晨的豆漿杯旁，也會飄來同樣的焦香——那是穿越時空的香氣，是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，在新時代的煙火裏綿延生長。

(作者本名何銅陵，為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，曾獲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)



致敬聶耳與二十三歲的不朽

侯志明

不遲不早，恰逢聶耳逝世90周年之際，我們「不期而遇」！

乙巳年正月初八，風和日麗。

我們駕車從西雙版納的景洪市出發回成都。

大約五個小時過後，我們來到玉溪。玉溪，我是第一次來。過去知道玉溪，那是因為紅塔山香煙。我曾是老煙民，而且基本上一直在抽紅塔系列。因紅塔親玉溪，也算愛屋及烏吧。這次返程時決定到玉溪看看。這個地方那麼早就和我有了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
當我們決定在玉溪駐紮一晚之後，便在手機上預訂了酒店。驚喜來了，我們的酒店就在聶耳廣場旁邊。

紅塔、玉溪、聶耳，雖然這不是巧合，但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。我驚喜，興致也一下子高漲百倍。

安營紮寨後，我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聶耳廣場。天色已晚，我耳邊回想起他說過的一句話：「我是為社會而生的，我不願有任何的障礙物阻止或妨礙我對社會的改造，我要在這類人的社會裏做出偉大的事實。」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們匆匆來到玉溪市紅塔區北門街三號。這裏有「聶耳故居」。「聶耳故居」四個字是聶耳三哥聶敘倫所書。準確地說，這只是聶耳的祖居。史料記載的這個所謂的故居其實是其祖父留給父親的。父母為了行醫方便，在1902年就去了昆明。聶耳並不是在這裏出生的。1912年七月他生於昆明市，原名聶守信，字子義，有時也寫作紫雲。1927年7月20日至8月7日，聶耳初中畢業後，曾隨母親彭寂寂回到玉溪，在這老屋裏復習功課，準備報考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。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回故居。聶耳故居是一棟一樓一底的木質結構的建築。沒有導遊，沒有講解，我們按照參觀提示的路線，不到一小時便走完了全程。雖然，主管單位竭盡所能，在搜羅展陳一些和聶耳有關的東西，但在這裏尋找到聶耳留下的真正的遺物遺作依然是一件很難的事。只是這棟樓因聶耳被保留下來，使人感到高興，而且因為它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，被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在這個以農貿為主的市場邊，「聶耳故居」雖然孤寂，卻卓爾不群。它似一位遺世獨立的隱者，靜靜地聆聽着時代的喧囂卻又不為所動，守護着一段鮮為人知卻又無比珍貴的過往，承載着一個過於短暫卻又滿腔熱情的追求。我從資料上看到，聶耳故居除了這一處，在昆明和上海還各有一處。這算是兩地人們對他的敬仰和懷念吧。

1927年，15歲的聶耳如願考入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，主修英語，並於1930年畢業。1932年，開始嘗試音樂創作。1934年至1935年，迎來創作高峰期，創作了我們耳熟能詳的《畢業歌》《大路歌》《實報歌》等。1935年，他為電影《風雲兒女》創作了主題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就是今天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》。同年7月17日，他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鶴沼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，年僅23歲。1954年日本友人出於對聶耳的敬仰，在藤澤市的離他溺亡不遠



●玉溪市紅塔區北門街三號的聶耳故居。

網上圖片

處為他建了一座墓碑。去世前，他留下四十一首歌曲。

郭沫若愛才惜才或者惺惺相惜，親自為昆明的聶耳墓地題字：人民音樂家聶耳之墓。題字不說，還寫了墓誌銘，表達他對聶耳的敬意和折服。他寫道：「聶耳同志，中國革命之號角，人民解放之聲聲鼓也。其所譜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已被選為代用國歌，聞其聲者，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，莊嚴而宏志士之氣，毅然而同趨於共同之鵠的。聶耳呼，巍巍然，其與國族並壽，而永垂不朽呼！」

一個只有23歲的生命，卻影響了一個民族，翻翻中國歷史能有幾人？我在史書中只看到了一個人——霍去病。他同樣只活了23歲。

霍去病生於公元前140年，卒於公元前117年，今山西省臨汾市人。

霍去病17歲時隨其舅衛青開始帶兵作戰，率領八百騎兵深入敵陣，所向披靡，大獲全勝，一戰成名，被封為「冠軍侯」。緊接著，他又兩次率軍征戰河西，不僅沉重打擊了匈奴右部，還徹底打通了河西走廊，為漢朝與西域的交流驅除了障礙，奠定了基礎；漠北之戰是他的巔峰之作，他率領五萬騎兵深入漠北，殲滅匈奴主力七萬餘人，封狼居胥，匈奴遠遁。至此，漠南再無王庭。從17歲出征算起，在六年時間裏，霍去病六戰六勝，斬敵十一萬，為漢朝的邊疆穩定立下了不朽功勳。23歲，他因病而逝。他留下的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」的壯志豪言至今仍然激勵着我。

想想我的23歲，羞愧難當。那時，我讀着他的豪言，剛剛邁出學校的門；那時，我還沒有告別父母的辛勤養育。

23歲，今昔對照，該作何感嘆呢？

漫長封閉的教育，把無數的23歲禁錮在校園；而獨生子女的特殊一代，又使多少家長含辛茹苦地培養了一個又一個巨嬰。難道是人的壽命延長了，23歲就被釋釋了？變得幼稚了？

有的人，生命看似很長，其實很短；有的人，生命看似很短，其實很長。就像臧克家先生所說：「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經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還活着。」

恰逢聶耳逝世90周年之際，我們「不期而遇」！這是怎樣的一種人生前緣？怎樣的一次深刻「邂逅」？

聶耳不朽！每一個高唱《國歌》的人，都應向他致以誠摯的敬意和謙卑的緬懷！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)

文學活動資訊

香港文學館專題講座：
「幾何詩篇——從數學到數學詩」
時間：6月21日(六) 15:00-16:30
地點：灣仔茂蘿街七號四樓
講者：紀幾何、石音
語言：粵語
人數：限40人，先到先得。

國學講座：中國古典文學批評
(魏晉南北朝)的理論與實踐
時間：6月22日(日) 14:15-15:45
地點：大會堂公共圖書館(推廣活動室)
講者：招祥麟
語言：粵語
人數：限105人，先到先得，免費入場，須預先登記留座。